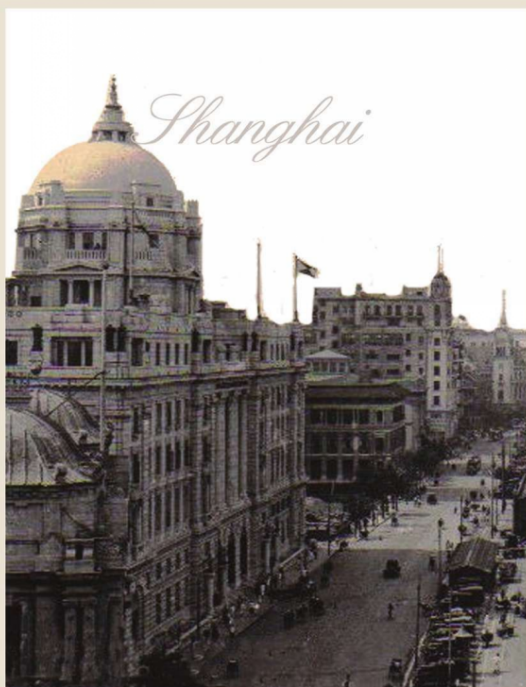


晚清上海娱乐观念的 传播学研究

马薇薇 著

火轮坊转木桥西，
马路迢迢草色齐；
流水是车龙是马，
一鞭争逐夕阳低。



中南大学出版社
www.csupress.com.cn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11YJC860033)

晚清上海娱乐观念的传播学研究

马薇薇 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
www.csu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上海娱乐观念的传播学研究/马薇薇著.
—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487-2368-4

I. 晚... II. 马... III. 休闲娱乐-传播媒介-研究-上海市-清后期 IV. ①C913.3②G219.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1671号

晚清上海娱乐观念的传播学研究

WANQING SHANGHAI YULE GUANNIAN DE CHUANBOXUE YANJIU

马薇薇 著

-
- ☐责任编辑 陈雪萍
☐责任印制 易建国
☐出版发行 中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长沙市麓山南路 邮编:410083
发行科电话:0731-88876770 传真:0731-88710482
☐印 装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6.75 ☐字数 174千字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7-2368-4
☐定 价 22.00元
-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请与经销商调换

目 录

导 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研究意义	(8)
三、关于娱乐观念与娱乐文化的研究现状	(13)
四、研究框架、关键概念及理论视野	(31)
第一章 娱乐仪式化与文化传播	(46)
第一节 如何认识娱乐仪式化	(46)
一、传统文化传播秩序	(46)
二、娱乐仪式化的形成	(49)
三、娱乐仪式化的传播取向	(53)
第二节 娱乐仪式化的文化生态	(56)
一、自然生态的疏与堵	(56)
二、经济生态的多元与流动	(59)
三、社会制度生态的预防与控制	(61)
第三节 仪式化语境下的娱乐观念及其内在矛盾	(65)
一、天人沟通的人伦之乐	(65)
二、人神沟通的世俗快乐	(70)
三、父权主导下的女性行乐	(75)
第四节 娱乐仪式化的文化思考	(79)
一、政治主导下的媒介控制	(79)

二、传播控制的“安全阀”	(81)
三、文化身份的确认	(84)
第二章 西式娱乐观念的传播与中西文化的交汇	(87)
第一节 娱乐仪式化的传播断裂	(87)
一、娱乐媒介化的文化生态	(87)
二、从“教化的受众”到“商品化的受众”	(91)
三、传播情境的失衡	(95)
第二节 西式娱乐观念的传播路径	(100)
一、文明示范的精英文化传播	(100)
二、商业营利的大众文化传播	(104)
三、教会学校的教育传播	(106)
第三节 大众矛盾的娱乐态度	(108)
一、“奇技淫巧”	(108)
二、“开眼界”与“梦境”观	(111)
三、“古已有之”	(114)
四、强身健体与尚武	(117)
第三章 中西文化交汇中的娱乐媒介化	(122)
第一节 娱乐媒介化的形成	(122)
一、公共娱乐空间的形成	(123)
二、传统文士的媒介转型	(128)
三、媒介的意义建构	(136)
四、传播技术的革新	(143)
第二节 媒介化语境下的娱乐观念	(147)
一、公共娱乐观念	(148)
二、礼拜休闲观念	(151)
三、及时行乐观念	(154)

四、适度享乐观念·····	(157)
五、贺岁习俗的讨论·····	(158)
六、妇女娱乐权利的讨论·····	(161)
第三节 中西文化交汇下娱乐观念的矛盾 ·····	(165)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	(165)
二、使用价值与符号价值的矛盾·····	(171)
三、女性形象建构的矛盾·····	(175)
第四节 娱乐媒介化的文化思考 ·····	(178)
一、文化传播秩序的重建·····	(178)
二、文化上的创新·····	(184)
三、文化上的视觉快感·····	(187)
四、经济主导下的媒介控制·····	(190)
结 语 娱乐观念的传播：通向感性与理性动态平衡的可能途径 ·····	(195)
参考文献 ·····	(199)

导 论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夏天,借着在复旦大学学习的机会,我参观了向往已久的上海外滩。黄浦江两岸一边西洋建筑林立,另一边现代化高楼高耸入云,两种反差极大的中西景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对纷繁的晚清上海^①娱乐生活中娱乐观念的变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得其乐地投入到研究中。我有趣地发现,每每有人获悉我的研究,对方的反应总是惊人的一致“晚清还有娱乐吗?”是啊,晚清在我们的记忆中总是与丧权辱国、家仇国恨联系在一起,大众生存活命尚且不易,哪里还有闲情逸致娱乐?而现实的情况是,在晚清上海的历史长河里,不仅存在着摇曳多姿的娱乐景观,就连当今社会盛行的不少娱乐项目,也可以在其中找到前身。如张园推出的游艺车,从高台处坐小舟,沿轮行铁路被推入临池,类似于现代激流探险,文人孙宝瑄与友人放胆“乘坐一次,始大悟此戏可以练胆”^②。又如“飞龙岛自行车”,“取其重力坠下,便趁力激上。一坠一激之间,其车自然行走”^③,和惊险刺激的过山车一般无二。这些现代化的娱乐项目居然早在一个世纪

① 鉴于上海是从1843年开埠后发展成近代都市的,因此“晚清上海”在时间上的分期从1843年到1911年,在空间上即以现今上海市所辖区县为论述的空间范围。

② 孙宝瑄. 忘山庐日记[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740.

③ 本社, 编. 点石斋画报[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9: 235.

前,漂洋过海,顺利登陆上海滩,实在让人惊喜又疑惑:晚清上海的娱乐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传播如何生成、协调着各种中西娱乐观念,并转化为植根于上海本土乃至更大范围的社会行为?

开埠前的上海沿着华夏文明的轨道运行了六百多年,对西方文明所知甚少,娱乐观念上追随着江南文化的典雅情趣。十九世纪中期,鸦片战争的强制力量让上海被迫直面西方文明,世界资本扩张的力量把其带入到现代化的飞速变动中,沐浴着多元文化的洗礼,成为引领中国传统文化嬗变的先行地。上海从偏在一隅的小县城华丽转身为近代都市,面对“五千年未有之巨变”,特别是处在“中外两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和“多元文化影响的复合区域”^①。娱乐观念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诸因素产生的交互作用空前活跃。在复杂的社会变革中,处境不同的大众对器物层面的娱乐做着各自的解读和意义诠释。混杂着中西文化烙印的娱乐观念破土而出,展示了晚清上海“变身”的独特文化魅力:中西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冲突中融合共存,促进了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文化的创新能力得以激发、提升,为海派文化的形成铺垫了良好的文化底色。

晚清上海娱乐观念的形成与传播媒介密切相关。因为从本质上而言,娱乐观念所蕴藉的文化特质或文化要素,经由媒介来形象表述和具体演绎,媒介不仅作为载体,更作为一种信息影响、改变着大众的娱乐观念。而大众作为具有主体间性的人,在对媒介的接触、使用中更新着自己的娱乐观念,华夷之辨、尊卑之别、男女大防这些阻碍正常传播的偏见与障碍无不最先在晚清上海被质疑、消解、颠覆。晚清上海娱乐观念传播行为的发生,始于大众的复杂认知与文化困境,同时受到了所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大众在娱乐观念的传播中得以启蒙和赋权,进而采取行

^① 熊月之. 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3.

动,因此,研究娱乐观念的传播实际上是在关注传播的目的——传播如何生成、协调着各种中西娱乐观念,并转化为植根于上海本土乃至更大范围的社会行为。

开埠前后上海娱乐观念的传播大致经历了从仪式化到媒介化的转变,娱乐仪式化与娱乐媒介化成为了研究晚清上海娱乐观念的两条重要路径,二者揭示了娱乐观念传播的两种困境:娱乐仪式化在稳定社会环境中比较容易形成身份的基石,但在观念固化后会排斥外来文化的进入,形成封闭的文化生态,不利于文化交流的展开;娱乐媒介化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开放和混杂,容易导向观念的逐利性而失去文化的自我创新能力,娱乐的创造形式从传统文化的“光韵”^①中摆脱出来,沦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由此也就意味着晚清上海娱乐观念在媒介的作用下,要么臣服于政治强权,娱乐成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工具;要么受制于资本追逐,大众被导向“娱乐至死”的文化结局。

因此,要解决这一困境,需要具有健康快乐、有助于人身心全面发展的娱乐文化。那么,首先要反思的是,到底什么是快乐?快乐作为一种西方哲学思潮,自古希腊始至今,随社会发展不断变化,发展成为跨学科的重要理论,而各学科对快乐的理解各异,学科内部各学派也存在着差异。

西方哲学对快乐的理解主要基于个人利己需求的满足,一直存在着感性和理性的对立。昔兰尼学派视快乐为满足人的根本需要——肉欲享受的动机和目的,“肉体的快乐远远胜于灵魂的快乐”^②。伊壁鸠鲁学派兼顾了感性与理性,主张节制与淡泊的快

① [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M].王才勇,译.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59.

② [希腊]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M]//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230.

乐,“我们所谓的快乐,是指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①。快乐建立在保障身体健康的基础上。在继承伊壁鸠鲁学派思想的基础上,爱尔维修把对快乐的认知导向对人自身行为的追寻,提出一切人的“自爱”行为都表现为对快乐的不停追求,快乐是人类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准绳。

而理性至上的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肉体感官的享乐是浅薄、价值卑微的,重视知识的拥有和智慧的追求,表示“内修理性”的人最快乐。后继者康德(Kant)将对理性的推崇发挥到极致,提出在感性世界中快乐与道德相矛盾,二者无法共存达到“至善”,“至善”只存在于彼岸的理性世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更认为真正的快乐离不开社会的进步,只有在理性社会里用道德规范人类行为,快乐才能真正实现。西方哲学无论感性还是理性的快乐观,都以情感来判别善恶,认为凡是快乐的就是道德的,只不过感性主义者把快乐与物质欲望捆绑在一起,理性主义者把快乐与对知识或智慧的追求相联系。

西方伦理学在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约翰·穆勒(John Mueller)的拓展下把快乐与道德联系起来。边沁认为道德就是为了创造尽可能多的快乐,一切产生快乐的行为和原则都是好的,“我们称那易引起我们快乐的为善,称那易引起我们痛苦的为恶”^②。这种功利主义的快乐观具象化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肯定人类注定是“寻求快乐、躲避痛苦的动物”,人生的终极意义只能是“凡人的幸福”^③,即对感性快乐的追求。穆勒对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58:368.

② [英]洛克.人类理解论[M].关文运,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3:235.

③ J. Kate, P. Nochlin, R. Stover. Writers on Ethics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M]. New York: D Van Nostrand Company Inc., 1962: 93.

这一利他的快乐观念做了理论上的延伸, 特别强调把精神快乐置于物质快乐之上, 美德也是争取快乐的手段。这种功利主义涵盖的快乐, 对享乐主义的表述精致明晰, 且与人的自然欲求相贴切, 最易沉淀于大众的社会生活习性中。

精神分析学派将快乐纳入西方心理学研究范畴, 快乐被弗洛伊德(Freud)称为“力比多”, 是人做出一切行为和人格发展的原动力, 人类心理发展的三个阶段——本我、自我、超我都遵守着快乐原则。但精神分析学派对快乐的认知主要基于心理的消极层面, 追求对心理疾病的预测和控制, 导致“很多心理学家几乎不知道正常人怎样在良好的条件下能获得自己应有的幸福”^①。20世纪末出现的积极心理学, 研究取向上从“不快乐”转向了“快乐”, 把快乐归为人自身积极的情感体验, 有利于建构健康人格和预防心理疾病, 快乐成为了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和行为动机的真正本质。

西方经济学研究对快乐的认知经历了从“效用”(即欲望)满足的工具向理性终极目标的转变。在主流经济学中, 快乐一度成为了衡量人类需求满足的指标, 由“快乐即效用”变为“偏好的满足即效用”, 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②。福利经济学吸纳了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化幸福”理论, 把福利等同于快乐, 经济的任务是致力于“福利”, 亦即致力于“人类的快乐”^③。20世纪末期兴起的快乐经济学认为人类需求或欲望的最终目的不是物质利益及其最大化, 他们回归到快乐与理性的逻辑联系, 认为“只

① 况志华, 叶浩生. 当代西方心理学的三种新取向及其比较[J]. 心理学报, 2005(5): 13.

② 陈惠雄. 人本经济学原理: 第2版[M].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49 - 50.

③ 罗志如. 当代西方经济学说[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397.

有快乐和痛苦本身才有好坏之别”^①，提出了快乐是人类唯一有理性的终极目的。

与西方文明多元的快乐观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理性快乐观独占了统治地位，不存在西方哲学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只不过在理性认识上，西方快乐观多与宗教关联，推崇“乐知”，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中国的快乐观强调“乐道”，主张以理节欲，追求人格高尚，“乐道”涵盖了学习的目的、治国为民的方略、身心修养的理想境界这三部分含义，多倾向于政治的实践，有利于社会矛盾的调和与国家的稳定。

纵观中西快乐观念的发展，真正的快乐实际上表现着人自由完整的心智，它激发文化创新，合理分享传播意义，促进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的和谐共处。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快乐如此美好，成为了人生永恒的追求，但快乐又如此难以到达，总是停留于想象的云端。那么，是什么扼杀了人的快乐呢？

从中西快乐观念的认知中可以推敲出两种可能：一种为理性的控制。从人的自然性中分化出来的理性，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中“取得了控制非理性的合法性”，“绝对的理性则追求绝对的控制”，为了彻底反对人性中的欲望与情感，理性嬗变成技术理性，“反映着人对待自然的理性方式的媒介技术里已经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媒介发生的偏向实际上是“理性的控制偏向”^②。娱乐观念臣服于媒介的偏向，为技术理性所支配，在对感性快乐的约束和强制中形成某种控制的偏向，“存天理、灭人欲”最终实现的是对人自身的控制。另一种为欲望的迷狂。欲望本身无罪，

① 黄有光. 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扩大公共支出势在必行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78.

② 单波，王冰. 媒介即控制及其理论想象 [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0(2)：6.

只有当欲望排斥理性甚至无节制地发泄人的本能、缺乏对人类自身根本内涵和终极价值的质询时,它才变得迷狂。但这种欲望的迷狂因为迎合了绝大多数人对感性快乐的追求,在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被顶礼膜拜,居于娱乐观念的核心位置,规范着媒介的价值取向。媒介深陷世俗享乐的甜腻陷阱中,发生着感性的控制偏向。其实并非只有理性才是人类的财富,欲望也不是罪恶的代名词,关键是把握好二者的辩证统一,理性的控制与欲望的迷狂均隐藏着娱乐观念的偏向。

从晚清上海娱乐观念的发展现状中,可以发现:上海民众对待外来娱乐的态度互相矛盾,中西式娱乐观念的价值诉求相矛盾,仪式化与媒介化的传播秩序相矛盾,国家政治控制与人性正当诉求相矛盾,资本利益追求与大众理性思考相矛盾。晚清如此充满变数,中西娱乐观念间的矛盾表现得如此明显,那么究竟该如何评判呢?不同社会背景下生活的人经历各异,所维系的文化自成系统,“没有一个普遍的、中立的、客观的价值标准或评判语言可以用来评判各种思维模式乃至文化传统的优劣高下,更不用说把某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念作为评判其他文化的标准了”^①。若实在要加以评判的话,还是需要关注人本身的自由解放。

人创造文化的同时,也被文化所塑造。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人的自由解放,人的自由解放程度即感性与理性的辩证统一程度成为文化评判的标准,人自由解放的历程也就是文化发展的历史。娱乐观念的矛盾冲突正说明:当文化不能与时俱进,不能适应社会变革时,就会压抑、束缚、桎梏人的自由解放;当文化作为一个多元的有机体,不能协调好感性与理性的辩证关系时,就会让大众无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更无法在传承传统文化和吸纳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从而真正地认知、了解

^① 张凤莲.论文化的发展与人的解放[J].东岳论丛,1990(5):25.

自己。

因此,本研究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核心问题是:晚清上海娱乐观念及其所引导的娱乐文化的内在矛盾是什么?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本研究在晚清上海情境下试图探讨:晚清娱乐观念及其所引导的娱乐文化为什么会存在着矛盾?具体的矛盾有哪些,存在于哪些娱乐观念里?如何超越这些矛盾?

二、研究意义

认知晚清上海娱乐观念的困境在于,它远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那样提供了足够丰富的历史叙述,也缺乏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而给予认同的期待。事实上晚清娱乐一方面不够“洋派”而常被忽略,另一方面又因为太过于“洋派”而难以理解。正是这种困境引起了我的关注,为本研究展开留下了大片尚待开垦的空间:可以从发展传播学视角,关注本土语境下的娱乐问题研究;可以从文化批判视角,反思人在娱乐生活中的文化困境;可以从传播思潮史视角,近距离观察娱乐观念在社会发展中的变迁;可以从现实生活视角,借鉴历史经验,以期为现代上海娱乐发展提供启发。

第一,观察文化交汇的过程来更新娱乐问题研究。

娱乐属于人类社会一种最普遍的沟通和交往的方式,为社会文化发展的常态。现代传播学理论已经充分肯定娱乐具有“重要而被低估的传播功能”^①,主要议题大致分为:大众应该如何认识娱乐?娱乐带给了大众什么?但现有研究尚缺乏从多元文化视角来关注娱乐,因此本研究选择观察中西文化交汇的过程,以更新娱乐问题研究。

^① [美]韦伯·施拉姆.人类传播史[M].游梓翔,吴韵仪,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 367.

晚清上海娱乐观念作为研究文本的典型意义在于,保守封闭的清王朝一直抗拒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开埠后的上海就成为了解读中国的钥匙,“上海,连同它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①,为中西文化的重要交汇点。同时,上海因晚清政府的部分主权丧失,在小刀会起义、道台权力失控、华洋混居等文化生态的综合作用下形成文化混杂的景观,西方文化、江南士大夫文化、各地移民文化交汇在一起。晚清上海这种文化混杂的景观,提供了中西对视的情境,娱乐观念进入到一个传统与现代比邻而居的二元空间中,华夷之辨、尊卑之别、男女大防这些阻碍娱乐正常传播的文化偏见无不最先在上海被质疑、消解、颠覆。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娱乐空间中,有人盛赞“火树银花不夜天,行人好比梦游仙”^②;有人痛斥“人之言曰‘此眼前之极乐世界也’,吾则名之曰‘销金窟’”^③;甚至连刘光第也感叹:“不到上海是生人之恨事,然而不到上海又是学人大幸事”^④。这些褒贬迥异的评价,正好说明晚清上海娱乐观念蕴藉着众多矛盾与冲突,因此才会让大众眩晕、迷惑,既纵情于感官享乐,又不断进行着道德上的忏悔。

这些矛盾与冲突在中西文化混杂的景观中,具象化地延伸了发展传播学娱乐问题研究,不拘泥于西方传播学理论,把传播行为还原到中国文化的丰沃土壤。上海在晚清和现代两个时空有着历史的传承脉络,出现的娱乐问题在现代社会仍有着历史的后着力,身处全球化进程中的现代上海娱乐观念仍需要反思这些矛盾与冲突,如此才有可能真正加深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

①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M].章克生,徐肇庆,吴竟成,李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4-5.

② 春申浦竹枝词[N].申报.1874-10-16.

③ 销金窟歌[N].申报.1872-7-14.

④ 刘光第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84.

解,为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跨文化传播提供可能。

第二,反思娱乐生活中大众的文化困境。

晚清上海经历了从集权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过渡。集权社会君权意志附着于娱乐观念,政治权威掌握了主流话语,仪式化让匍匐在地的大众在历史因袭中安于现状,维系着国家政权的稳定。消费社会资本的力量直面人性欲求,消解了传统文化的道德桎梏,媒介化的丰富表现形态让大众失去认知上应有的警惕,在不知不觉中放纵大众的感官欲望,形成媒介控制。娱乐若只为体现国家意志,则价值判断模糊;娱乐若停留于供人消遣,更缺乏意义阐释空间。二者均没有真正顺应人类正常的精神欲求,更没有反映人类精神自由的本质。在娱乐璀璨迷人的感性外衣下,大众将失去对娱乐正确的认知判断,偏离人类作为万物灵长所独有的理性判断,被强权和资本所蚕食鲸吞。

因此,晚清上海娱乐观念研究有助于吸纳文化批判精神,回归人的尊严、价值、生存状态这些核心要素,迈向对人性的终极思考和人文关怀,揭示娱乐生活中大众的文化困境。当然仅仅揭示是远远不够的,更应该面对历史真实而反思之。困境的存在并没有消解掉其创新活力,市场运作展示出的中西交汇、雅俗共处的景观大大撤销了精英娱乐对大众娱乐的钳制,近代报刊也在努力培养着大众正确的娱乐观念,为纠正文化误读提供了不少有益的观点。困境的存在同时表明,娱乐观念的正常发展需要在满足人性诉求和理性认知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多元文化共存需要宽容渐进以形成文化共识,彰显人性魅力,以期探寻到真正的快乐。

此外,由于晚清上海在短短百余年间经历了传统社会向近代都市的过渡,客观上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样板”,“上海曾经是中国现代文化和初期公民社会的策源地。没有以上海为基地

的现代物质生产，中国的现代文化难以想象。”^①该困境也势必映照出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娱乐观念发展的困境，对困境的批判会为现代社会文化创新提供借鉴意义。

第三，在社会变革中创新娱乐观念。

娱乐观念集合了大众对待娱乐的观点和看法，与社会变革相呼应，拓展出巨大的理性思维空间，每当传统社会巨变时，时人常发出的感慨就是“礼崩乐坏”。开埠前的仪式化传播以共同的文化记忆和精神资源为前提，强化着现有政权的合理性，并内化为一种文化的身份；开埠后现代化的进程为上海注入了西方文化，娱乐观念的媒介化传播深刻引导、定义着大众的娱乐生活。循理而论，人的价值观念、精神信仰一旦形成，改变不易。为什么“礼崩乐坏”的状况最早在上海发生？

这大概源于上海在传统中国文化格局中长时间处于边缘地带，这种边缘性使得整个文化状态趋于开放。生活于斯的上海民众不少兼具外来移民身份，见多识广，眼界开阔，社会心态不像同时代的北方社会趋于保守。“上海作为一个城市和上海人作为一个群体，最大的特点是开放与容纳”^②，大众不但没有强烈排斥大量涌入的外来娱乐文化，而且还带着惊奇且忐忑的心情围观这些“奇技淫巧”，更以开眼界、长见识为目的主动了解、亲身体验，其对西方文化的想象力与好奇心被大大激发。

从仪式化到媒介化，上海娱乐观念随时代发展而变化，拓展了传播思潮史研究的新领域，表现了传播思潮研究的传承性和创新性，既在娱乐文化的纵向传播上传承了传统娱乐文化的底色，又在娱乐文化的横向传播上吸纳了西方文化的色彩。同时，身份等级各异、文化认知不一的大众也积极对中西娱乐观念进行着主

① 张冈. 我为什么要批判上海文化[J]. 上海采风, 2006(12): 17.

② 卢汉超. 上海城市的文化身份及其开放与容纳[J]. 学术月刊, 2004(7): 21.